



09972

明沈 鍊撰

二老論

聖人任萬世之綱常始終一而已矣夫聖人皆欲順綱常以安天下於無事顧其地之所處時之所遇有異而迂迴不可通故從變以行權然綱常一易萬事何賴故守經以立節伯夷太公各有趨矣方周之興天下孰不從者伯夷獨叩馬力諍明天地之大義至於今忿激振起者誰之功也雖然且始有大謬於終者倡我周之不臣觀兵而折之何慮之晚耶夫君臣之義不可逃於天地伯夷豈昧之者顧避之北海是可逃也聞文王作欣然來歸使天下隨之去商而懷周是不臣之倡也夫終將責人以事君而始則身避之終將責人以從周而始則身倡之其與太公之始終於周者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一

矣豈真志於食粟而不顧其他乎抑亦不知周之將王乎抑亦不察天理人心之正矯激以要首陽之名乎且紂之凶德雖無武王民必亡之伯夷奚怪焉然天下方戴文王而以事殷不改武王陳師在父死之明年何天理人心之遽變耶噫伯夷之非武王也猶其就文王之心也當紂之亂社稷危在旦夕輔佐之則不可坐視之則不忍觀不可之勢抱不忍之心我將焉歸故避之北海非忘君也我避北海矣思天下之民何避天下之民何避而紂亡亟矣幸而文王修德西郊天下之民方延頸以圖一朝之安圖一朝之安則讐紂之心稍解而紂可以圖一朝之存伯夷以爲存殷之計莫善於此故起而西就率天下之民以事文王而文王率天下之民以事紂民賴文王以安紂賴文王之安民以存伯夷亦何樂北海哉聖人之出處必斷之以道義避紂就文王大節所係不可苟



者豈無爲哉如以文王善養老而就之如以紂不善養老而避之舉出處之大區區於身謀之私而不爲天下計至於勢已窮迫乃出危言以駭天下而前此畧不之顧豈聖人之所爲哉信乎伯夷之節不待首陽而後見立於文王之未沒聲於武王之赫怒也武王豈欲伐殷哉不得已而從天命順人心而起焉伯夷以西伯望武王武王不幸而不得爲西伯亦未始以伯夷爲非我由是言之武王行仁之功於周博矣伯夷仗義之功於周遠矣成王立而二叔叛其叛也固有辭而後子孫綿延不替者不知武王太公之仁深入之抑亦伯夷之義培植之夷之出處聖矣養老而歸非爲身也采薇而死非爲名也義存而身顯節立而名彰尼父稱文王之至德曰以服事殷伯夷盍歸之義也稱武王曰未盡善伯夷叩馬之節也然則太公之在周所以成武王之仁也伯夷之在殷所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二

佐文王之節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仲尼稱水何如

人之言道之無形者然乎曰非然也道何爲其無形也哉以言乎遠則不可窮以言乎邇則不可間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往而不存故形者形焉而無所謂無形者色者色焉而無所謂無色者蓋形形者有之矣而非曰無形也色色者有之矣而非曰無色也渾然其有本原而淺者忘焉燦然其有條貫而脊者惑焉嗚呼道昭昭於天下而固曰大道無形吾何以聽之哉仲尼所以亟稱夫水也夫仲尼之心不忘乎道而其言不離乎道一語一默以爲學則以道諸已也以爲教則以道諸人也然則性與道之罕言而水之所以亟稱者何哉余於是而知子貢之徒之爲淺且脊也聖人之心日夜孜孜以覺天下聖人之言曰汲汲乎以進學者於道德也而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爲淺督奚疑焉聖人之不言乎性與道也則曷爲亟稱夫水也夫天之覆於上也人見其穹然而已而孰知其示人以易也地之載於下也人見其隕然而已而孰知其示人以簡也不曰仰以觀天乎不曰俯以察地乎是故人能知天之爲天地之爲地而道之本原斯昭昭矣夫人之耳目口鼻置之而至當也物之方圓平直播之而至精也不曰近取諸身乎不曰遠取諸物乎故人能知人之爲人物之爲物而道之條貫斯昭昭已然則斯道也形諸天而形焉形諸地而形焉形諸人而形焉形諸物而形焉焉往而非形色之布也焉往而非道哉故道也者天地之所不能祕諸跡而聖人謂之欲隱諸言乎然則水也者固天地之所不能祕者也昔者莊周觀於濠上矣其言曰魚之相忘於江湖猶人之相忘於道術也夫莊周氏之言則二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三

空虛之說謂道爲無形者也其諸異乎聖人之稱水矣夫水之道博濟而無私因形而制象善避而不爭旁行而不滯內實而不盈迅疾而不畱深潛而自得流播而無窮此八者皆人之善行而水且焉博濟而無私者仁之澤也因物而制象者義之方也善避而不爭者禮之讓也旁行而不滯者智之機也內實而不盈者信之積也迅疾而不畱者勇之決也深潛而自得者德之容也流播而無窮者道之宗也故夫水者天地之用而五行之先也君子觀於水而道不可勝用矣仲尼亟稱之固樂夫道之流行而鼓舞於天下彼不見夫道之大全謂道爲無形者自子貢之徒已然矣而况二氏之說乎是故天地人物者道之具也俯仰遠近者學之資也君子知幾而體道因物以取資則焉往不學而獨於水乎故仲尼之取水取其大者也雖然其亦有所不得已者也河出圖洛出書

天下之所謂瑞也而不知天地之心有所不得已也蓋天地之道見於天地著於人物亦昭昭矣而人不能知故不得已而洩於圖書聖人之一語一默莫非性道亦已昭昭矣而人不能知故不得已而亟稱於水故洩於圖書而天地之心窮亟稱於水而聖人之心亦窮矣

四皓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隱者之高蹈而接儲貳之聘失之輕當道德之名而爲迫脅之事失之詐老而退休不絕世故失之愚輕非所以重節詐非所以一義愚非所以達道一舉而三失并之此烏得爲高士也哉據遠位者處義精處義精者逢機當所謂高世之士者其於出處辨矣神龍乘六氣以卷舒麒麟鳳皇之隱見治亂稽焉是故伯夷微子高逝而深藏不可謂之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四

槁傳說伊尹釋耒耜畚鍤以從事於弼相阿衡之任不可謂之迫隨雷霆以夏出雪霰以冬興鳥雀晝號而蟋蟀夜吟各當其時而已矣四皓之興當秦之衰漢之未興也暴強煨燼之餘而起之以寬仁愛育有天下者非劉季而誰以高祖之賢而輔之以道德匡之以禮義其於三代之英庶幾可及而四皓之志何闕於此而顧避逃深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於是乎失時矣謂高祖嫚罵輕士抱義而不與非也高帝非簡賢者也其所唾溺者直豈儒耳知子房之賢則尊之而不名拔韓信之才則拜之爲大將世無子房韓信之操宜高祖輕之卽四皓之名旣以傑出二子矣使其得以事之蓋尊敬不啻焉烏有所謂嫚罵者哉訊其名而不考其實擬其迹而不覩其心四君子於是乎失人矣由是觀之四皓非有道德之實特驕亢爲高之士信斯志也終身竄伏隱蔽草野茹商山之

芝歌採薇之曲雖有聘幣望之若泥塗輕之如飄舟果而不出以卒遂茲志不亦可乎持義不明故織末之情易動抱志不終故功名之念卒興以百年之遐齡棲遲遠遁進不爲帝師退不爲王佐以儲貳一聘而遂出之卒爲子房之所舞御區區羽翼非有奇謀偉議以動天子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爲謨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導父以慈出不能導子以孝但云願爲太子死者夫以英豪曠世特起不羣之士豈以一聘之故而遽爲人死哉其鄙謬之語特出於一時迫脅之策耳可不謂詐乎夫輕其身不足以重天下就其術不能以成大功四皓於是俱年八十九十時矣而不能深蟠遠舉以與造物者游乃爲此碌碌之節何其爲人者重而自爲者薄也可不謂愚乎莊周不受楚王之聘以非時也孔明不從龔魏之策以非義也太公晚出而爲文王佐卒以鷹揚時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一

五

俱也以四皓之高而不及乎此亦幾於僞矣或曰四皓不出則隱哲沒世謀士失策儲君不寧是三者闕一不可子焉得而譏之曰四皓遜世之士也就其末路操持不堅卒依勢以取功名夫功名者非四皓有之子房操之矣卽有淪隱之士混沌窈冥以遊無窮不憂其無名也以子房之智駕馭四君出其指揮卽四君不出子房不憂其無策也夫高祖之欲易太平也特以寵姬之故婉戀而不能釋以高祖之明呂后之強蕭張叔孫諸賢之諍雖微四皓其焉能易之四皓之來其得已者耶其不得已者耶君子之處也與道俱而出也與時合以高帝而隱其隱也失時以惠帝而出其出也失道四皓之進退可謂無據矣內不足以履道外不足以順時大之不足以澤物次之不足以建功區區出於或者之見而卒不得其一以余觀之四皓之出爲太子耶爲子房耶抑自爲也耶故

曰四皓不得爲高士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聖人之道先天下而有者也道之於天下也無所不覆被焉而其所以覆被者不在於顯行之日而常在於默具之時充然無不足而渺乎其未形也犖然其各有所當而渾然內藏也高明極天博厚際地大包六合富有四海而泊然無所成所以然者何也先之也先之者非懸象而待之亦非設形以取之也物備而知至意融而理得無所將而無所不之焉無所迎而無所不通焉不必其時至而後動事感而後生豫之至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時寂焉漠焉則何喜怒哀樂之云哉無喜怒哀樂之云則何中之謂哉此足以知聖人之心不息而天下之道不遠也聖人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者孰不能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六

之而不知所以同也今夫天地見而爲陰陽焉流而爲四時焉生而爲萬物焉而陰陽之度四時之序萬物之數一成而不可改易者何也有以豫之也夫理默定於其先而物流行於其後則可以知其豫也仁義者聖人之陰陽也先後緩急者聖人之四時也庶民者聖人之萬物也聖人非欲取則於天地其道之極固然也道之極固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不得不有以先之矣聖人固非先之也道固未始不先而亦未嘗不後也聖人之先之者何也天命之性而萬物以備率性之道而萬物以通萬物也者生乎其心者也聖人不能以須臾而離其萬物則豈能以須臾而忘其心之用哉曠乎不覩而形色兆焉寂然無聞而聲音荄焉夫形色方兆而天下之變見周矣音聲方荄而天下之言議極矣茲其爲隱而見微而顯者非耶是故心之運旋其猶太虛太虛之運無所積而慘舒

開闢之妙存焉人心之運無所積而喜怒哀樂之故通焉夫性也情也心也政也一也動於其心發於其政皆不能離乎情之故則喜怒哀樂之端亦豈有須臾息哉故聖人之心動而天下闢矣爵服施與所以著喜也誅伐刑威所以容怒也賤恤憂存所以極哀也鐘鼓羽旄所以宣樂也故一喜而天下以懷一怒而天下以懼一哀而天下以戚一樂而天下以和聖人之情其動天下也如此苟不先正其情至於發而求中節焉不幾於以天下戲乎是故聖人之於其獨也於其未發也常若天下之人交焉而不敢有所苟也常若喜怒哀樂之發而不敢有所肆也詩曰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其喜怒豈至於已亂而後有哉夫聖人不能一日忘乎天下則其一念之動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此固常人以爲人莫予知而可少肆者而不知聖人之所以中節者固已

審於此矣然則中節者不在於已發而在於未發未發者當觀之於燦然而不當觀之於寂然寂之云者則內外之交喪性情之俱泊夫何喜怒哀樂之有是故道之有中猶射之有的道之未發而吾心之中已審猶弓矢之未發而吾心之的已定也若未發之時而曰寂然泊然沈於沈寥而淪於虛妄則不慮而求獲不習而求成夫何發而中節之有堯舜之道高明而博大深厚而久遠而求其要歸則維曰允執厥中而已矣夫允執云者若謂其矜持事爲之末則堯舜之智不能徧物也若謂其固守靜虛之道則聖人一日萬幾不能若是忽也故聖人之中以天地爲體以萬物爲用以天命爲端以人情爲極一動一靜而未始有紀非無非有而未始有跡六通四闢而未始有定千變萬化而未始有窮衆人之所謂無事之日而聖人之憂患未始見其無衆人之所謂有事之日

而聖人之從容未始見其有此其道何爲哉戒謹恐懼求其未發而已矣

臣事君以忠

論曰君臣之義其天地之極乎吾之所自盡之者而不自知也是故非有所啟而自不可離非有所爲而自不能已根心根性渺哉微矣夫惟義之不可解而命之不可逃也是以上下之分貴賤之位綱維體統之制由闔闢以來未之有改也不然無所因而強合焉相率以僞相求以利而相制以勢雖居之以君臣烏能一朝守哉是故君子盡性所以爲忠小人自賊所以滅命此義利之分也吾以義焉吾盡吾職吾盡吾心是則吾不期於忠而忠自不離於我如以利而已矣又烏忠哉嗚呼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孔子曰臣事君以忠此言人人知之而所以事必以忠之故則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八

下所未知也况夫茫茫之初孰爲君臣維而立之吾不知其所以始率而事之吾不知其所以自來也此豈非天機之相感而不能已者耶蓋嘗因思之而知君臣之義大而萬世不可窮也天地定位而君臣之義立矣天地合化而君臣之義行矣乾道主始坤道有終此變化之所興而人極之所立矣是故君臣立而天地之道成矣仁之所施父子親焉禮之所立夫婦別焉樂之所成朋友信焉萬事萬化之所以流行相生相息之所以各利此非君臣之功乎相須以成天地之化相接以成天地之道此非君臣之責乎君盡心以委臣臣出身以事君此非君臣之情乎功之所在而義興矣責之所在而義至矣情之所在而義不可解矣聖人垂訓而定之君臣有義之一言何其精切簡當而歷世不朽耶世之事君者亦常隱之於心而知義否耶知此而行之則雖欲不忠也而有所

不可得不知此而行之要爲無君無臣而已矣噫自夫知者寡而天下之少忠臣也不見皋陶禹稷之所以陳謨者乎以此而陳也不見伊傅周召之所以輔世者乎以此而輔也不見龍逢比干之所以殺身者乎以此而殺也吾義所在而吾心盡之則陳謨者非所以尙言也輔世者非所以立功也殺身者非所以要名也古之聖賢其存此之意也昭如日月其執此之義也堅如金石吾家在天下而孰知有家也吾身在吾君而孰知有身也一念之精炯然此義之發而不知有他尙安能以不忠哉嗚呼茲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相求以利而功之所以息也相制以勢而責之所以闕也相率以僞而情之所以疎也是則徒有上下之分而不得其所以協徒有貴賤之位而不得其所以承徒有綱維體統之制而不得其所以相須相倚之道而義命離矣是故懷利祿之私者竭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九

小之情歆寵榮之感者飭一時之美藏詔諛之志者獻淺薄之術持婦寺之愛者致姑息之人此亦所謂事君以忠而究其所以皆蕩然而不知大義之所在徒以自欺其心焉耳而得爲忠乎哉此蓋人極將傾而大義亦幾乎息矣然則小人之所以滅天命者有二焉忍心而不忠者滅夫義者也私心以爲忠者闔夫義者也茲義之不明而至於天下無忠臣也可勝嘆哉是故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深求之也深求而至於自得使吾不能以不自盡而不知其所以爲忠者則君臣之義幾矣不然則雖諤諤庭誣激以爲言也多多自辨侈以爲功也感慨殺身矯以爲名也毫釐之際倘未察焉蓋不得謂事君以忠也而況其餘也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知義也茲義也何義也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人極之所以立也子之所以事父者此也婦之所以事夫者此也朋友之所以相施者

此也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不義婦不可以不貞朋友不孚吾不可以不誠而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儒者之誤也故君臣之相係有父子之情焉其相成有夫婦之合焉而其相與也又有朋友之交焉夫子之言豈獨告定公哉德相修而世道寧矣責相任而天道成矣情相合而人道貞矣故曰君臣之義其天地之極乎

清豐風俗論

清豐爲古頓邱蓋衛屬也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久爲偏邑不近於都會考覽前世之載籍其卓然篤於道德稱循良之吏不可得而見然則倡明教化令風俗淳美其道何由風俗者警人之氣質也教化者警人之問學也變化氣質則莫如道問學變化風俗則莫如明教化故爲人上者之教化不可一日不明猶君子之問學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十

可以一日而不道清豐之風俗蓋嗜利而畏刑重忿而輕死是其性過於剛而偏於急記曰人稟五方風氣剛柔緩急不同清豐據平原無高山浚川紆迴宛曲水流淺而土埴燥其急固宜余直以爲非獨風氣使然教化之不明故也何者後世之始其大者朝廷之法制爲守令者奉行之而已其善者未必有以揚之使直其惡者未必有以激之使撓間有當於職者亦曰是適然相遭吾固避之安得長守此土哉法制之持人淺矣而法制又未必盡善教化安所明乎先王之時仁義之道昭明如日月而爲之憲典爲之條目懸之以象魏董之以官師警之以木鐸其所以道迪斯民者靡有燕暇而孔子猶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今言之獻拜絃歌禮樂雍容之道存者若標梅而獨以法制之茫刃約求而馳驟之其於移風易俗何以異於釋舟楫而泛江河其不爲風波所溺

者寡矣教化不明則禮義之方不著而人之慮思也淺故急而多
逼教化行則禮義達於上下而人之慮思也深故緩而寡尤然則
風俗之急非獨清豐一邑而已而教化之本亦未可徒責之守令
耳守令之道宜如何法制教化非折而爲二若東西而南北者也
風俗之所以不至大壞者詎非法制之功哉因法制而教化之道
行焉使之深思而遠慮感發於禮義斯守令之道已故善爲政者
以法制爲教化而風俗興不善爲政者以教化爲法制而風俗弊
變化第一

揚舉第二

兵之道神乎非聖人其孰能之一剛爲龍一柔爲蛇蟠屈翱翔各
有其時非獨旌旗之見伏而已也動靜幾之矣

聖人動於昌行於不得已以道顯明於天下而使之知所從焉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十一

偃伏第三

大將之偃伏也不獨旗鼓其爲善藏踰於九地之下矣恬乎其無
爲塊乎其若愚留侯燒絕棧道而項羽安意焉其幾於此乎

純強第四

聖人達於性命之理與天地同運無有所屈其神蕩蕩其氣浩浩
常以百姓之心爲心雖有險惡不能析其義精之至也

順容第五

大將之養其百姓也若諸君子無所不包容之就之以其利懼之
以其害無小大無衆寡若海之納於百川若山之承於土壤其博
厚至矣乎

見幾第六

大將之用兵其見於幾也微微故不可知泰山之勢起於無形雷霆之轟轟於無聲炯目而營之提手而將之其幾於全勝矣

著令第七

將之所以勝者以其典法章也旌旗以明其目金鼓以聰其耳號令以憲其心如日月之明如星辰之光於是三軍奮矣

軍戒第八

爲將之心兢兢然其戒於三軍朝令而夕申之慎之至也夫國之存亡人之死生懸於一人而弛然忘其戒心其不仁甚矣

審勢第九

三軍之形勢具矣器成而法全然猶審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知幾之極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十一

大舉第十

正兵旣備奇變已立兩軍之交將軍提鼓呼衆鼓聲交作萬人齊聲轟然雷電發於域中滅此而後朝食其誰敢不奮乎

知止第十一

聖人功成事定則棄而逃之不見其色卷舒之道也故曰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其知變化之道乎

軍權第十二

兵無形形於機兵不動動於權故不爭而善勝不爭者常弱善勝者常強吾深溝高壘而天下之人莫犯焉爲其能權權之又權其全勝之術乎

知微第十三

聖人無死地者以其知兵之至也聖人之知燭於冥冥一剛一柔

變化無方故莫之能抗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將脫萬物之死而生全之而况其身乎

無戰第十四

兵之大機可使不戰而勝於天下以其精於權之至也微乎又微入於無形純乎其純洽於大常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至善之道也

韜光第十五

聖人察於天地之動蚤知而先識中心蘊藏之鬼祕神伏迨一朝而光曜發言乎其順時也乃若不蓄積則機匱不簡練則器鈍雖有時至其能若之何

密機第十六

三軍之士銜枚疾走而無風聲此其令之嚴所以爲機之密與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三

獨三軍大將載輜重而行儼乎其對神明而無牙齒之失雖有功謀莫能窺之矣

文伐第十七

禮樂者征伐之本也文章者政事之資也揖讓退遜而強梁梗化之徒潛移而默奪則勝於刀鋸千萬矣

血戰第十八

夫血戰者策謀之下也然而兵家不免焉故忠義激烈之令行而三軍忘其身輕生敢死之令行而三軍忘其敵復仇報耻之令行而三軍忘其家盡力竭氣無有內顧則強梁之勢靡矣

尊王第十九

爲大將者一舉足而不敢忘君焉則三軍之心知稟人矣雖在闔外爲之主位設環衛而受事焉以君命行則家不敢私而人亦不

敢怨誰謂三軍之不心服乎

軍師第二十

三軍之興也雖有上智之將不立之師則無以宣導教化故禮義不章士卒驕情臨敵而遁矣昔禹之誓軍以益爲師湯之誓軍以伊摯爲師鑑於明鏡則妍媸別矣問於著龜則吉凶著矣軍師者三軍之明鏡著龜也

轅門第二十一

設和以爲門崇牙巨纛三軍望塵而知畏焉則法令行矣故雖無仇國敵家之變而威儀以肅然左右前後旌旄精明啟閉以時金鼓隨之不待夜而柝也黃帝訣曰轅門鬼鬼若山之雀轅門沈沈若海之深觀諸轅門而管陣之道舉矣

精研第二十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古

聖人之心常若圓寂聰明睿知其至矣乎而猶不易然幾動而精研之其大不蔽其細不昧故通乎人心通乎四海通乎神明無所不通矣

兵道第二十三

兵也者道也勘亂之謂兵適治之謂道治勝則亂愈弭亂息則治愈光故聖人之兵不以戈戟而寶於法寶法則消禍於未形矣何謂非兵乎

權道第二十四

人主失權而天下之亂生故爲大將而不明權則不足以治衆定亂權也者非威武之謂也舉不失道寡而能博是操其鍵關而天下之出入由我矣

全勝第二十五

聖人之道以全取勝惟其蚤見而豫待之知幾之至也譬之於射研於胸臆之間而決於百步之外其不中者鮮矣

射義第二十六

弧矢縣於天將之肆兵莫如射射者人情之所習也而榮辱生焉擇善射者爲之師闢圃而校焉比賞而樂焉申令而不息焉三軍之心奮矣

神會第二十七

山谷之間大山之南四面回合三川遶之十萬之衆藏於其中廣地拓爲轅門八寶會焉萬物拱焉禹合之徒化而爲羊俯首而橫木於以獻王樹以青旗朱鳥之文沈沈乎雷電之將發神靈守之矣

山高第二十八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五

山高巖巖乎幾於躋天發殺機兆於西華山雖高崩矣赤黑之雞其鳴相應將入我疆仲夏莽莽星穿其月雞之東西無有定處忠臣孝子皇皇夙夜擊楫長歌一朝恢諸夏也乎

大江第二十九

大江洋洋焉納彼百川以宗於海起自北陬及於南服故能攘臂而運舟航則龍蛇變化波濤百出實超於羣羊者乎我有朱丹以爲腹心秉質恢宏何兵之不可摩乎

神兵第三十

英雄之用兵神借乎道炳於幾先乎沈沈乎泯泯乎孰從而窺其端故非戰而天下默然從之則神於兵矣神哉神哉不爲物先而無非先不爲物後而無非後高明之心恐不明於天下及於功成事定則從赤松而遊焉

龍馬第三十一

聖人乘龍馬以驅天下非龍無以變化非馬無以流行爰有大義以扶社稷以爲生靈非周公孔子之道而行之是爲逆矣化而裁之變而通之不必功自我出名自我成故其道尊

率義第三十二

恢乎聖人縣權而動則莫大乎以義而率天下君臣父子之道明天下之兵可得而舉矣率其子弟攻其仇敵未有不勝者也躬行以帥之訓典以明之物采以彰之風聲以振蕩之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

太公第三十三

昔者太公望釣於磻溪之上八十一而爲王者師况於三軍軍師者教化之主也上通乎天中通乎人而下察乎地其智沈深金心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六

木舌提劍而天下定矣

道化第三十四

夫兗生於月天下之馬可得而追之聖人以道化天下陰陽相生日月相合被乎五采之彰而純白也棲棲然皇皇然雜於牛羊之間擊磬於衛吾固自保而不求於人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吾其爲東家之印也與哉

倚數第三十五

道之生數也九而十八十八而三十六有以哉還復爲一一而合十焉十而分五焉十五而兵道舉五十而伯道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萌於六甲而福德會焉乾於一炳於丙而明於丁至於丁盛矣茂於戊包於己更於庚新於辛任於壬揆於癸故癸甲之交犬羊動焉動於彼將以應於我與孳於子

紐於丑演於寅冒於卯振於辰紀於巳交於午午也者當天而應運其猶堯舜之時故以歲以月以日聖人走馬而定天下非以此哉余是以知堯舜之與會於未重於申囚於酉折於戌該於亥古之順天時者如此矣

權奇第三十六

救危援急以權權者奇也權奇則運天下如轉圜矣聖人之用權也事要而功博勢奮而理順精研其情若觀日月力蹈其事若決江河所以通神明神明通危盾而急解矣

英雄第三十七

濟天下之大事莫如延攬英雄矣記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之士慮幾於造化識超於四海俗之所不解而忠震焉一人可以當天下而况其多乎聖人所以倒屣而迎之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五十一

獨見第三十八

夫英雄察於海內則知世之所謀與故有獨見獨聞而人不知並觀於天地博參於人之耳目於是延訪道路而敵人之肝膽覆露矣

大義第三十九

揭揚大義而人知所向風則人心可得而通焉夫濟大事者必以人心爲本忠邪之分不明勝敗之數不決天下之顛望而懷私者多矣故曰精於權而天下之兵可齊也

順天第四十

聖人之動也必順於天天地順矣而四時未順焉不可得而動也四時順矣而昕夕未順焉不可得而動也察於星辰卜於干支而徵於風雨晦明聖人之動其有不吉乎

理亂第四十一

理天下之亂者如解亂絲而一分之益以亂古之聖人其心開其智潭潭從而循其端提其綱領席卷而驅之

行陣第四十二

兵家者流亟乎其言行陣乃亦有之夫陣陳也形生而陣列原於一分於五突於九九九而八十一而變化備矣

儲財第四十三

國多財而遠者來矣賞當其功予之而取也而財不匱罰當其罪取之而予也而恩不窮人心歸而財貨流武有七德而卒以豐財不亦信乎

辟地第四十四

諸侯有善政則草萊不生而五穀登矣故莫如勸農勸農之實在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五十一
於均徭均徭則民力不疲得盡於南畝征伐之上策也

鬼神第四十五

庸民之心不以鬼神則不寤故敬於宗廟而民知孝祇於山川而民知肅享於百姓而民忘其勞矣

取予第四十六

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衆人但見君子之予人甚費不知其取人甚博從人之所欲而其所欲歸焉故曰聖人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昭昭矣

命令第四十七

令順於人心則沛然下之如流水矣故令其所惡而禁其所欲雖聖人不能行之則愈行不行則愈壞命之不精政之大蠹也

備患第四十八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則禍不萌故思患而預防之者治之至也其機深其慮遠害至而不爲之備禍生而不爲之防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蛟龍第四十九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喻君子之德矣君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爲體不祈於民而民自歸焉是變化之徵也人皆曰子智舍其大者而取其小者烏得爲智哉

虎豹第五十

虎豹托幽而威可載也聖人之惡惡嚴矣孰謂其爲威然豈轟轟然曰求惡人而誅之哉聖人之不示人以小也慮沈而遠機發而當彼爲惡者不悛其孰得而逃之

名運第五十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九

名之運也大哉其轉旋天地猶有餘力也故聖人不愛寶玉而愛榮名謂其無翼而能飛不謀而自成此豈聲聞過情也哉

抱獨第五十二

夫功名足以震萬世而耀千載者必有獨知之明矣獨知者獨聞獨見獨出獨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惟天至於道久而化成德盛而人服猶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爾

分軍第五十三

大將之所以戰勝攻取者謂其能分三軍也不能分三軍則猶士卒也何以爲大將三軍之所愛與畏不能舍我則雖欲無戰也得乎

收羅第五十四

收天下之豪傑羅天下之英雄則不戰而敵國懼矣故君子必以

道勝不以道勝於天下則賢人不來賢人不來謀議不達而欲驅庸夫俗士以成功名者鮮矣哉

布德第五十五

管子曰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屈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布德者非所以市道交也必先其志義敦其禮節而諸侯之心并矣

勤王第五十六

求諸侯莫如勤王夫鄰國相救援然且聖人重之而況於勤王夫大義發而天下服故天地如之顧望因循毫髮不萌生濡其頸血以濺白刃欲無勤可乎

火攻第五十七

寡而能爲衆弱而能爲強則莫如火攻其爲力純其爲勢昌無城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十一

郭而固無甲冑而完無車馬而驟無斧斤而利夫惟火之烈故望風而遁焉歲德在丙月令在夏火之勝也著明矣

陰陽第五十八

夫大將懸賞罰如陰陽二氣然賞者陽之舒也罰者陰之慘也陽僭則萬物槁陰濫則萬物流而造化匱矣聖人懸其柄毫髮不爽焉此天下之所以成化也

五行第五十九

五行之用不可勝窮故兵家取法焉用木所以破實用火所以暹衆用水所以浮深用金所以割殘用土所以伏本然其變化火流而水烈金走而木飛深乎太公其造化於此乎豈曳裾之流所得而知乎

一氣第六十

神兵之動以爲一氣一氣者一氣之所化至陽之精貫於金石何況於人心故非鬼非卜非詐非力大道之轉流而不息及其感受而陰陽之氣結固矣

浸幾第六十一

天地之道一氣不頓盈亦不頓虧其何可貳之聖人與天地同德故能成天地之功夫驟進驟退潰濫而決裂烏得不崩川竭乎

聖賢第六十二

夫聖人之言非自言也神爲之意而道爲之文時至而言生言行而化流將絕天下於軌範之中造化胥賴焉其何可侮之

元惡第六十三

夫天下無元惡大慙則聖人不生焉故不善者善人之所資也其不善愈烈則其善愈幾聖人之爲善也因小人之情僞而模範出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王

焉有道之將其所以致敵知此其由矣

回風第六十四

天下之人心不使之回風向道而欲禁天下之亂有是哉亂之生也有幾禍之作也有源天下不得已而亂聖人不得已而出疇知之哉疇知之哉

密機第六十五

天下有明智之士則治亂之機可得而察矣出言行事惟恐人心不我爲者小人之道也出言行事惟恐人之不爲天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何以異於人小人之所惡衆人之所疑達者之所信其殆庶幾乎

自治第六十六

夫天下攘攘亂而不已其必有由乎未有以亂而能治亂者以亂

治亂則天下將熄萬物將滅未必不由之所謂人臣者能自治而三軍治矣三軍治而天下之亂可治矣今三軍之不治而曰我有以破敵除殘何由哉

善惡第六十七

天下有曉然爲惡而人曰未必其惡之如此也天下有曉然爲善而人曰未必其善之如此也則如之何此其爲治亂之機也與從於惡則亂日作矣從於善則治日興矣不先辨於善惡之向而欲以除殘去殺者未之有也

通變第六十八

爲善者不先養民而先養軍不先節財而先理財此欲天下之平也亦有期乎調十萬之衆而無期月之食民曰貧軍曰惰財日竭而用日繁其至於土崩瓦解非但朝夕也爲人臣者惟人而因循拘滯欲不死也得乎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洵軍第六十九

屯一萬之衆一日不食可乎奪百姓之財一朝空乏可乎屯兵與食朝夕不解則內亂作矣軍師無食則雖欲戰而不可得矣況於奪人之財而養無益之衆誰謂盜賊之攻人人之自攻自毀也亦已甚矣

安民第七十

百姓輸納終年而無一日之恤三軍養給於上終年而不用一日之力事之倒行而逆施者有如是乎世之爲計者無曰破敵而曰安百姓則百姓之心服而三軍自以戰矣

決斷第七十一

天下之事有可望而遷焉則未之敢斷也明志之士深思其故有

不可得而遷則已立斷矣大蝮蛇螫手而將士疾於解腕猶可以全軀也解腕猶可天下之事猶不至於解腕者矣

亟疾第七十二

浸潤者化也亟疾者機也寒暑陰陽四時而移焉雷霆風雨則勃然而發造化之所以神也故聖人精思而立斷其亦有不得已者矣

精解第七十三

聖人之所以通天下之故者爲其精解也聖人之心無所用其用也當無所思其思也睿衆人之心則游於物夫物自物我自我彼烏得而殺之惟不殺於物而天下之物爲我御矣

生殺第七十四

天將以生人之厚則殺人之多矣天何爲殺之聖人使之然聖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不以私智御天下天下不大亂則不求於聖人天下不求於聖人則聖人不與聖人不與則大亂不止仁義之道行而天下大治此天地之心乎

心服第七十五

惟道義則能使人心服富貴可求吾亦可尚詐而不仁矣仁不可昧詐不可掩而富貴不可求則將安所從乎故聖人之於道義舍道與義而竊權之名天下誰能心服乎

救人第七十六

君子之道惟切於救人則不能己人之所以仁自其本心安焉彼不仁者亦皆藉一說以便其自營之私以其有所藉而後敢肆知其心之仁矣

審因第七十七

君子之心雖切於救天下然不察時幾率意而行之未有能濟者也察於時幾者謂之審因審因而動譬如蛟龍得水則變化不可測此其爲將畧也神矣乎

獨立第七十八

其審因在人其獨立在我聖人極深而研幾善於誘人其不可誘者不能強也其中而孚者不能違也非獨人不能違天亦不能違之知幾其至矣亦何有獨立之能殺乎

將權第七十九

將權之所以誦者何也夫誦者生於誠者也聖人之待其百姓如赤子然如物或害之其焉得不爲誦乎故聖人以道事君子以機待小人蓋機也者待小人之道也殺之而不忍况欺之乎

得天第八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

三

聖人終日乾乾不離乎天道聖人之於人必有不能得者然未嘗不得天也天有不得乎人而聖人未嘗不得乎天其斯以爲聖人乎

補過第八十一

善莫大於補過補過者審機之道也故有道之將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勝所以出之可無窮其勝不喜其敗不懼以是全勝於天下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盡其道而已更何必怨尤乎

明沈 鍊撰

涇縣潘錫恩校

與毛侍御書

昨者辱使遠存匆匆修謝不莊且感且愧鍊也竄伏以來春秋五
易維安於茲土者蓋四三公未有如明使君之賢也頃如羣寮儀
物奉將皆麾而不納是知下執事趨越於羣公多矣且今權臣竊
弄威柄以其姦邪貪墨之爲風動四方縉紳士大夫皆化而不見
棄置朝廷之恩澤不營路人畏懼姦邪之權勢甚於雷電故皆苟
且乾沒與時浮沈若明使君者風義凜凜抑揚予奪具中紀綱攬
轡理輪之節誠光前而絕後矣乃鍊復有言者何也誠見世路岌
岌在一髮千鈞之際又聞主上求賢揭穴之心形於詞旨不知臣
子亦有惻然動心畏褻裳而濡足者哉朝廷惠養元元德澤深厚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一

君臣大義不可須臾少解而士大夫內外相黨不休於權勢之威
則惑於運數之說甚至有希心於權姦者矣權姦心事暴著於揚
員外之一疏使斯人之言不驗則天下之幸也斯人之言而驗人
臣可但已乎設若人言謂其不爲大姦今南北騷動又侵并寇土
上震驚而權姦之心怡然自若此其爲計何如也今節制諸將之
所爲又有不可曉者自秋徂夏閉門不出一戰而坐受賞賚之節
不思報稱此豈復有廉耻忠義之存於中耶敵日犯邊殺掠而彼
日通使求和假以剗制兵甲爲名而惟暗輸錢幣數月之間破壞
堡寨殺傷人民不可勝數而將校猶以首功欺執事此寧可復信
之耶百姓桶糴鋒刃而復使之身首橫分報功幕府有人心者必
所不爲而懷忠盡者烏忍見之哉今保安鷄鳴之側埋骨如山皆
此類也始作俑者僅已去職罪豈容赦鍊雖淪落草野而發憤抗

疏之心猶耿耿不能忘焉況使君身任邊陲之寄當此之時羽檄交馳文武失策下執事其能恣然不爲之所乎敬勒手狀陳露狂瞽鍊也非不知與時俱晦誠感主上之深恩而戀使君之明德雖欲無言自不能已耳伏惟左右亮察之無任懇仄

寄華余溪

頃得奉手書知玉體違和時時戀念邇聞傳言者云公迎醫尙在潞河益增悵望不識近已得高醫否齋疾君子所慎然必杜絕世事除卻妄想寬意以顧之若藥餌之投顧乃順陰陽調血脉至於五臟受病之原皆由吾心而致之也所以病能自養其愈尤速適萬楓潭之便得附手狀萬惟順時調攝不盡

寄張甌江司丞

僕辱左右骨肉之愛未可以指數而札記別來懷抱匆匆不佳又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五十一
不能具尺書修布似非人情然衷曲亦未易爲左右告也邑中事亦已粗辦鄙性率易不能結知當路奉合之期未知何日想戀光儀不任悽愴伏審卽日動履清暢爲慰弟此來獨受東華使君之瞻顧乃公之諳鍊持操真不可及令人嘆服鹿門讀兄含情遍繫長途柳爲政應開滿縣花之句再三擊節傳誦適呂給舍之使謹修短楮奉訊旦夕遣小吏將行不盡不盡

寄周使君

頃在都城得附於軒蓋之末朝夕承侍德音燕好綢繆情若琴瑟感服之至良不可言伏想執事以奇才明畧震迅方域之內兼以體貌魁梧篤生異表直當覩公手握兵符建侯萬里之外如僕者騫劣之資不足策勵然亦欲托附以馳驅恐左右不諒僕向慕之誠輒自輪寫耳如何如何頃知旌旄將詣紫荆謹遣候騎賫手狀

馳上魚腸劍一匣虎鈴經一部奉展區區惟亮之不盡

與鮑憲副書

客歲旌騎臨發會匆匆不得遠將至今懷歉伏審按節江南展牒鴻藻之潤布揚駿明之畧剛柔並建威惠雙馳風聲所及其在別蕃鄰壤之民猶知戀慕况親被其德澤者乎欽嘆欽嘆僕自惟謏陋謬辱光輝惟有樸忠所願以身殉國竭其區區欲無負知已之雅不審采風之餘肯誨導其不及否耶未緣會晤寸楮布懷耿耿情私統惟亮察

寄呂潭西

不肖未能長往林壑竊祿茲土自念淺薄不足以負荷庶政惟賴明公開襟誨導使不得罪於百姓磨朽礪鈍得少追步於循良之末左右之惠我多矣日者京邸辱賜照察周旋無已徽音淑貺載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在肺腑云何能忘雖輒嘗造門侯從者薄致區區然此心耿耿萬千未能一展也頃因范黃門風便敬勒手狀布謝種種情私嗣當顯致

寄陸宮保書

不肖驚劣承乏下邑有年矣荷被拔擢得從事於麾下喜忭欣躍不勝慶幸伏承明德屈已撝謙親遣使者枉臨於千里之外更辱盼睐周旋恩勤千萬渥以旃幪之惠錫以金玉之音禮教絕於等倫輝光矚於畿甸曷勝感激昔信陵降節於侯生陳思折簡於吳質其在前史以爲美談竊惟明公秉躬明哲兼資文武英才振世盛德寡倫擁旌雙闕之間鷹揚百服之表使衽服荷戟者魄奪而潛消環列侍衛者交臂而受事海內人士莫不談誦聲名傾心向往而乃下察簿書之材垂情理筆之吏其於信陵陳思何啻過之

是周公握髮以致白屋之賢而僕非其人也樸本樗櫟之資自甘
委棄沈伏州縣殆踰十年頃得受命於庭階奔走於末屬已爲過
望况復遭逢殊遇感激腑心不勝跼踖所期勵竭裴衣先賚啟記一通
期報朝廷以贊揚仁風不敢背負謹遣縣屬裴衣先賚啟記一通
伏謝於門下僕已本月二日領劄付所有倉庫文書卽今交代下
於十一日起程赴任伏惟台慈照原

答楊兵憲書

僕辱左右光照踰邁等倫而軒騎之發缺爲追送其歉恨鬱如雲
霧何可殫言頃使者來詢問起居知旌干且夕有北上之行且辱
手書枉存腆惠重疊感激當何如來諭極切邊務所謂將材之難
者今時正苦於此然安邊保國之道惟選將爲急將不得人則法
制廢將得其人則法制行然則選將者固法制之要領也夫將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四

在臬勇而在於權謀猶之卒不貴於狡黠而貴於顛愚也有勇者
未必有謀有謀者則必有勇謀而不知勇非能謀者也夫謀非神
秘非有鬼藏得之人心者也盡權謀之道可以爲將矣故上明天
時下明地理周知人情兼曉物故通於古法達於今宜天時者風
雨寒暑非孤虛之謂也地理者山川險阻非生死之謂也至於人
情物故古法今宜又非可以口授而指數今之將知此者其或寡
矣乎然察將之道甚難微權妙道不可以言語而得高節宏度不
可以細行而知深藏固峙可以聞譽而取雖然是不可以泥也善觀
人者亦惟探其端耳是故訪問者知名之路也延攬者引士之門
也論議者呈才之會也任使者試功之地也其上求之縉紳其次
求之山澤其下求之甲冑夫挽弓試馬不可以爲能小道邪說不

可以爲畧心疎氣揚者不可與成功襄常蹈故者不可以言法空

談不學者不足以論才嗚呼不重賞而薄罰之不可也故古者之於將也懸之以高爵示之以厚祿其有罪過者詰問之而已夫調度廣者不可禁之以則志量宏者不可抑之以位勞効厚而賞賚薄則功名之士不勸責任重而禮遇輕則道德之士不至此又任將者之所擇也使旋率爾奉布幸惟亮之

答戴錦衣書

公篤志於大道沈潛獨往僕心竊慕之然不能時時詣造奉服琢磨之益此爲恨也僕不自量度誠慨然有憂世之心焉曩爲憤懣不平一獻言而抵罪遂竄伏草野然荷被主上之恩待以不死犬馬圖報之心何能自巳夫濟天下之謂道窮萬物之謂學人心之體何所不包何所不有而世之人橫私其身至於壞天下而不顧背君父而自忍此僕之所以扼腕而長嘆傷心而垂涕者也然亦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五

有學道君子周旋容與於其間自負爲知幾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壞而道日喪時已去而義未伸生民社稷將何賴乎孔子豈不知幾哉然而至於作春秋討陳桓桓獨立一世而不顧此又何耶聖人之所知者義也其所以不憂不懼者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之君子所以若此者豈非不知命故耶辱諭守宣大方畧大發蒙昧然今宣大之邊事非獨士大夫所不得聞亦有僕之所不忍言者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乃今知孟氏之言不余欺也得其人而守之誠反掌矣何必宣大哉豚兒過辱枉厚感激不勝昔承命述作奉揚太夫人之光烈今撰得高節堂賦一首詞義淺末殊不足觀幸賜採擇之

與長兒襄書

聞南來倭寇消息不祥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

而泣下也汝既在家誠能建立議論倡導人心竭忠致孝以成匡
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幼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范
仲淹做秀才時卽以天下事自任况今南北告警旱魃連年天變
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爲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
策以爲朝廷國家只知尋摘章句雍容於禮度之間嘗謂責任不
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爲事失而胥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
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雄俊才傑之士邪吾願汝親之
敬之其阿庸無識之徒願汝疎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
之內官殿繼燒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
朝廷土木大興而害則延於百姓矣宣大臣寮與敵通和私相納
賄無復人理吾以忠心耿鬱每事必直言於當道彼等亦稍畏縮
但廟堂之中欺君之計通行而嚮官之聲大震不能不動汝父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六

憂耳外朱雲折檻詞一閱寄汝視之

答田副總兵書

曩者辱賜書賅雅重感不勝也嗣卽遣下走問候而軒旆已北發
矣瞻戀之私日月並積有如懸旌何由可忘頃復承華札遠存乃
知朝廷寵渥荐至欣慶如何第不穀荒菲無以爲賀良用爲媿僕
居山中旬月縉紳先生過此咸停車而叩關屢問左右之動履莫
不贊揚將軍昔日之英畧而言今日麾下之兵甚臬健也遷謫荒
鄙之人深爲欣慶雖然善馭勇者不如尙謀之必勝能循正者不
如用奇之多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之爲言天道聖人
之妙用而兵家之奇算也後世以詐術當之豈不謬甚矣哉故夫
權者舉一而當百也是故舜選一臯陶而不仁者遠湯選一伊尹
而不仁者遠此所謂權也伏惟將軍忠亮絕匹議論風生元機遁

法人所不及然一己之智有限而集衆善之功無窮誠肯訪擇高賢俊傑任爲謀主諮其策而用其奇此蓋致勝之要務而運籌之大權也昔韓信破趙區區求一亡士李左車而師之詢之謀議遂下齊七十餘城今左右定之以謀猷而指縱其勇士運之於幃幄而決勝於千里是古人奇偉之功必復建於今日矣且宣大之事大壞極弊將軍操五路之兵懸萬人之命毛舉細故日亦不足何暇紛紛任大事者舉其所當舉用其所當用一一而持循之賢傑之士勃然興起而効用於我邊務兵機操縱之無難矣將軍之卒雖稱雄強不過三千餘人少馬缺糧動輒有碍此不得深謀遠識之士與之圖之將軍必不能以寡而敵衆空拳而擊賊也若以僕爲迂談今日條陳而討馬明日上疏以乞糧縱與糧馬而糧無運輸馬無芻粟將焉用之焦心勞思終無成績憂深而不可解禍結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七

而不可去將如之何哉使旋布此希亮納之幸甚

寄文衡山書

足下負大雅之才抱至貞之德退處湖海白首彌尊令方內人士依附聲名者猶足以激昂青霄之上况親炙光儀者哉不穀遷謫鴻陲未爲潦倒雖切惓慕無由會并瞻望雲樹耿耿無任每以交游中得承翰墨之貺不勝欣慰古人云寸楮尺璧一字千金惟足下當之矣盥露而奉對鑿室而珍藏何以喻茲惟足下不惜殘膏餘馥當有以流潤千里也如何如何不審卽辰動履何似敬遣牛馬賚手狀并馳上小詩一帙幸改教之

答趙總兵書

不佞辱知於麾下有年矣然年愈久情愈篤此與世俗之交隨聲逐勢者豈可並日而語哉感念知己情何能忘每側望旌旗間駐

節龍門遣役再三云薨來輒去不及一致小啟又聞東路之報連綿不絕失去堡寨二十餘處不審此語的否僕自出關以來熟思而靜觀邊鄙之事猶人之有羸病精竭神憊特形面之未仆耳使不急醫未有能久延歲月者今之宣大財乏而用彌奢民窮而差愈重軍中所賞者非其功所罰者非其罪或賞濫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感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將軍操萬隊之權握一鎮之命僕曩經過麾下不見謀士如雲戰士如雨惟聞管絃之聲雜奏於庭內當此之時敵侵削而不休兵疲弱而不振將軍之所慮如此僕實莫測執事之奇謀矣雖然已往者不必追矣執事能轉機以就事因失以爲謀則邊事之壞可復恢也夫古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聽而奮也僕昨聞警報夜乃焚香執筆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八

就書可謂誠矣每與左右論事不敢不盡心鞠躬以指陳可謂容矣使人民安堵而無邊塵之警三軍精練而懷欲戰之心此執事之利也堡落攻燒而怨恨及於主帥蕃部連轡而一旦入於京師此執事之害也前敵進青邊口而居民生縛渠魁將軍反無寸箭之功攻破小榆林而男婦殺傷巨萬麾下之士卒不出一救今日論功列罪利害昭昭又豈待僕之言哉不肖喋喋之言固不足以爲經時濟事之策然執事肯諒區區之意而悟覺焉未必非目前之利也夫將之用人以才而戰則用人以力執事之士卒不患無力與技也患不得才智之人而任之耳欲求全才世固鮮有得一偏一能者俱可酌而用之毋以勢分限其進毋以浮僞濶其真毋以譖言蔽其實毋以小失遺其長千而薦之百百而薦之十爾我各舉其能彼此互陳其屬抑倖用能表強勵怯重其人廣其路不

惟可得軍中之才而四方之士聞風嚮應將畢集於麾下矣夫本強者能制末枝備預者能應卒變用才者本也訓練者備也三軍領馬給糧必由賄賂而後得行陣守操多應故事而無補充營備數毫無實績緩急之際孰可仗乎今將軍閉門而自娛士卒倚戈而不練當燃眉濡髮之時而惟坐待其憊非計之得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能習之斯熟執事所統之兵非不可用在選練之不得其道指縱之不得其術耳僕未足以知兵旅之事但窺今日之勢不盡心力而圖之將不可爲矣又何異嬴人之不庸於醫乎伏惟執事當國重任國家安危繫焉蚤夜圖維以滅此朝食朝廷幸甚生民幸甚僕辱執事之夙愛不敢以諛辭奉承激切之言諒必不深罪也

寄莫憲伯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九

京國歡娛已成歲月門前橫蓋馬首垂鞭光景依依僕雖潦倒風塵未嘗不夢想於招提之側也况樽俎綢繆而風詩之凄愴乎感戀意氣泣下霑襟嗟乎嗟乎士遇知己良爲難矣又未得會并於千里之外悵恨如何僕自遷謫以來委伏草野日覩邊塞之變大有傷心者債帥粟官蠹民竊祿哨探至而震驚城堡破而不報欺玩成風以敗爲捷恐泄泄之久將守之無人而避之無地矣不審高明何以教我耶呂君使者還便謹啓奉訊南望凄然不盡耿耿

答楊叅戎書

日者辱軒蓋枉臨於山中執手睽戀厚於金石也匆匆頓息行李未遑修謝復承仙札飛墜草野之人過承懿誼奉服感懷益增晤嘆所命丹書旦夕尋錄邊鄙多事之時左右驅馳王事誠能報效朝廷剪滅殘寇置國家於磐石而蒸黎於倒懸樹功當世而勒

名鼎彝此大藥延年之秘訣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使旋先此奉復餘情種種續當敬致區區也

寄汪啓初書

憶在武林聚首歲時每懷高雅耿耿不能忘久以南北馳驅卒不得遇便風缺相問也不審比來進修如何執事氣質純厚更加精厲何遠不到不敏入京卽以言事投竄於重關之外言念故人恍在夢中宣大諸邊侵擾日甚一日法大壞而事日敝不知竟何底止也白雁飛鳴黃雲縹緲益動遷客之懷耳頭杜君任責邑少尹之便附訊起居舊帙奉覽焉

答蘇節制書

鍊也投竄之人躑躅關河無由持奉菽水一侍老親而罪亦彌於邱山不自殞滅禍先及之不忠不孝慚負天地念欲卽死以其魂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一

十

魄匍匐先人之左右而男兒生世懷抱未攄奄然泯滅上無以報聖主下無以顯老親於沒世乃復忍哀茹苦延茲喘息詎知下執事恤其流離垂仁梵獨珍禮腆賤儼然辱而臨之鍊也俯伏哀感交并舉聲長號精爽越於霄漢此情此德何以報之哉稽顙使塵委謝無已尋復抽念下執事於軍旅倥偬之際垂矜草莽豈非古人所謂軾怒蛙而買馬骨之意乎鍊也自許不敢後於常人平居切齒憤後世之爲士大夫者不肯以身殉國周營密算惟其已私而已今世道日陵月削以至於壞殊可痛悼頃鄉先生遺書云倭寇舉國東侵浙之東西俱被其毒今宣大又見告突中原內虛盜賊縱橫齊魯燕趙之際水潦大作都城南北築而復圮流離餓殍充塞道路嗚呼此其時何時也而爲之臣子者不思褰裳濡足以救之亦太不仁矣昔范文正公居憂而上宰相之書識者趨之彼

其時雖有西夏小警猶號承平無事而憂世者不得已焉况今日乎鍊聞欲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畧欲知非常之畧者必得非常之人古之君子必盡心於此焉所謂非常者不謂其立異貴難苟然以矯世絕俗爲奇也司馬子長所謂博學深思通知其意者此固世俗之所稀然而成事立功非其人不能焉伏惟左右魁梧琦璋道誼文章巍然當天下之望又聞幕府清嚴憂切黎庶未明而求衣當食而慨嘆延訪通於海宇諮諏及於下寮心事同於古人而與後世之爲士大夫者異矣然而功有所未立事有所未遂者何也凡以時勢難爲而下執事之心亦或有所未盡耳且今之勢可謂倒懸矣然而爲臣子者無坐視之理也今之事可謂掣肘矣然而爲臣子者無稅駕之心也不曰今之事勢難爲者非也不曰臣子之心有所未盡者亦非也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七

臣易曰艱貞吉非今之時乎夫已往者不可得而追矣及今而猶不爲之所天下事尙可道耶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夫算不同有全算有奇算全算者安身而後動制勝於無形兵穀交足大備無患若本牧之守代邊趙充國之禦罕羌是也奇算者變生於倉卒禍起於須臾而能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若周瑜之破曹操謝孚之敗符堅是也譬之和扁之於醫彼其血氣衰微而無異常之疾則以良藥投之參苓昌陽而見功效若癰瘍之法則有刮骨浣腸卒病卒愈之效此非通於神明者烏能與於此今不得萬全之畧而又不豫應卒之謀誠未見其可也然則在下執事又安得不亟求彼有道而無方通微而多算者與之朝議而夕圖之以救元元之急哉故韓信非不智也而求李左車爲輔田忌非無

能也而置孫臏爲師若此者誠見利害之極而審乎取舍之幾也故夫多算者能審取舍而已拳健梟勇可以充塞旗之卒而非所以爲將帥之材也星辰官算可以備已疑之術而非所以爲通方之畧也且今時之所患者豈非將不能而兵不足財不充而險不備乎僕以爲將不患其不能貴于能訓迪之而已兵不患其不足貴於能選練之而已財不患其不充貴於能斟酌之而已險不患其不備貴於能守禦之而已此固取舍之道也何者今之債帥粟官非不衆也乃其始也由於教化不明風俗敗壞而又本於轉移無術吾於其賢能自奮者必庸之貪冒不改者必去之若孫武之斬宮嬪而諸姬肅世宗斬樊何而三軍恐宋太宗之賜劍於曹彬曰偏裨而下不用命者斬之今雖不可斬獨不可疏之乎彼城狐社鼠必有所依然我亦安能以其身名之辱而易權貴之交哉下令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七

諄諄必以忠義節烈國恩難負爲訓且置能吏於兩關有通書賄者時奪而治之以示標的彼兩關者非余之所節制哉故多爲方畧以鼓舞之時下教令以訓諭之引古名將以激昂之故古名將必有勝算於心而後臨敵今敵將至其爲勝算幾何矣人之精微則不能宣之於口至於大畧可講而知何不於開府之日悉延使臣將校陳列時事相與磨研論議務求長策於以施行夫人不辨難則不足以詰其短不輸寫不足以形其長故非獨知事亦已知人矣於衆言之淆亂而折衷之則易爲力以一人之聰明而窮索之則難爲功是以夫人皆有偏長之能而不必有周全之慮惟聖人兼聽博觀而裁之以獨見故其勝算無窮今欲求勝算而不資於人心此又烏得爲知算者乎試若校官子弟抱材器者有矣而苟以章句不錄羈人巷戶歷變故者多矣而以微賤不容抑如人

之抱奇疾而爲草澤之醫恥服其藥寧殺身而不悔也豈不可惜矣哉今下執事試省其所用之人我求之於人者乎人求之於我者乎若我求之於人者則十得其六七若人求之於我者則十不能二三彼爲功名之計而來則所輔於我者皆功名之事矣彼爲富貴之計而來則所輔於我者皆富貴之事矣苟皆富貴之人則忠謹之言不聞正直之士不至取資於其身而貽禍於我饑而爲用飽而颺去豈可勝道也哉是故人云中原之不勝外患也非不能勝也是不欲勝也我欲勝而勝矣今公卿大夫所爲之事是欲勝外患者耶欲用三軍之力而上下交征皆於三軍中給之使三軍者誠皆聖賢之材亦不堪命欲用其死力而不與之生恩欲取其憂勞而不與之逸樂世寧有是理乎今或下令各城守備專求智謀勇敢之士時以名聞叅伍以其所知召而問之則草莽之

人奮矣故榮辱者治人之大機也擔夫羈婦寧死而榮毋生而辱立爲三等之法而上下之其最者榜其名字顯其身家以寵榮之以風示遠近夫此一人也上之人賞焉下之人稱焉雖有不勇敢者寡矣官府摧折焉妻孥怨謫焉雖有不退縮者寡矣今進死者無榮退生者無辱弱勇怯雷同一律何所爲選鍊乎人或言財之不足而用不充是尤不然歷年以來但見兵馬之消而不聞芻糧之減但見民舍之乏而不見官家之窮誠得忠力之士如劉宴過乎攻守堅壁清野所以爲守也馳車驟馬所以爲攻也今天雨霖潦城堡傾頽中國之所恃者僅有此耳又復壞而不修一日敵騎奄至撫掌大笑擇肉而食之豈有既乎禍未至則因循而不虞禍既至則倉卒而失措此中人之恒患也何不蚤夜督促亟成之

縱無大補猶足壯三軍之氣而消敵人之心先一日則有一日之益累一分則有一分之功今天霽以匝月而毀垣如故也夫噬臍而悔何爲哉三軍因以進戰爲功退縮爲敗而變化之機轉移萬端故進亦有算退亦有算因敵而動密於秋毫故減竈以示怯卸鞍以止來下冒以奪氣舞女以移情誠有以揣摩敵心而研練物理之至也昔蘇秦發篋得陰符讀之三年爲之簡練揣摩是以游說列國百發而不窮誠得絕識之士而與揣摩敵人之行止瞭然若觀明燭矣夫敵強盛者不當迎其鋒而當乘其倦鬪衆大者不當值其廣平而當邀其險阨蓋藉形容而損其強設精微而破其銳固有道者之所必爲智士之權衡也是以王顯乘雨而破契丹班超因夜而攻鄯善李愬冒雪而取元濟張彥澤逆風而戰陽城皆算成而令熟潛運而默移無不應也故今不慮克敵之難而切

慮用衆之難也若進而不由其進退而不由其退欲東而不能使之東欲西而不能使之西衆且不可用而况於克敵乎故節俠之士必有誓死之交智能之將必有敢死之卒何者以其恩信結於其心而不可解也今之將帥糜衣解食得敢死之士幾何人矣三軍之士望風股栗而不敢戰匹夫匹婦幽憤激烈蹈白刃而不辭此非發於其中心者然耶其初心未嘗敢戰此其敗亡固不在交綏之際矣故勝敗之數不必占於星緯而下於著龜將智而士勇勝矣將不智而士不勇敗矣以今言之固無必勝之形矣無暇遠論卽以近日深林之事觀之亦已明甚記曰前事之約結後事之機權也故忠臣不變節以徇時賢將不息謀而償事懲前敗者圖後功追往失者計來效軍敗矣而處敗有道則勝必生事失矣而居失不昧則功旋著於今日處變之無道因而知來日致勝之無

機也獻諛者方且以爲塗抹之巧錐琢之能而不知其培禍基而重罪胎也亦已甚矣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今爲人上者大率曉然示人以趨利避害之情而一旦責之輕生敢鬪萬萬無是理也古之名將所以不爐不葢卻金辭第忘身而損己者豈得已哉誠以風諭三軍使之回心向道而訓迪之至也管子曰龍蛇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托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向而怨怒不及也如或以不附之心而兼之以可測之勢偏恩所授有之而非無心之感誰在而三軍効力乎何也士大夫不能以身任天下之重故也夫匹夫而有憂天下之心若伊尹王通范仲淹之流而海內之安危本於京師之輕重京師之輕重懸於宣大明府君雖欲不以天下之重爲任豈可得乎昔者劉晏之在江淮也其言曰見一水不通願荷鍤以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以先趨焦心苦體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五

報明主彼以運漕爲任如此若下執事之任則比劉晏爲重矣今二敵不破縱使宣大秋毫無犯而京師有匹馬隻矢之警下執事不得高枕而臥也况不必然乎此宜亟宣壯猷展奇畧挽十鈞於一髮所謂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不可得矣邇節鉞駐宣府是也東西南北取道適中而將校諸官麾使良便進可以爲京師之聲援退不失兩鎮之控制使望風而來者得有所向焉今日之事惟在委任得人若頻數往來亦不無廢時之患下執事之圖惟宜日之不足而繼之以夜此不可謂之燎眉之時矣乎乃輒因使人之便敬以書上蓋野人芹曝人心感激而動者下執事恕其狂妄其隱憂而不以書生之言視之則不勝幸甚矣

寄張司丞書

離隔光儀自春徂夏日月不居二毛叢生言念知己顧我如何伏

想君子履道高明金石其心不以外補而忘內憂維揚襟帶之地博叅廣覽曠焉宏度何獨不爲美觀壯遊而置欣戚哉僕本落魄之人竄逐荒野惟有惓惓舊知每一南望恍然爲懷何日會并握手交歡以罄區區耳諸生任子行托其奉詢起居外奉去海天晴望圖一卷賦詩廿首聊寄寸心千里雲山與情長佇

答史玉陽書

獻歲孫生往遊玉女潭之勝曾奉尺書想達記室矣頃吳中人過此每頌令德發倉廩以賑飢窮不獨邑人懷戴而感烈雖遠方聞者莫不舉手讚翼天生賢哲以濟斯民如公之徽懿海內豈多見耶

答陸宮保書

自包生還破荷手書并以寵錫感服至今然不敢數奉啓狀者因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六

無可托又不欲以空文冒竇尊嚴也頃承來諭極切感激但今日時事之急燃眉不足爲喻矣鍊雖竊伏草茅而曠望風塵之末但知邪正之趨一欣一戚展轉於懷何時云釋鍊惟天下之日壞者只在尋常尺寸之間而不在於顯融之際尋常尺寸是士大夫以爲當然而不察者而不知天下之事日已趨於壞矣山崩川竭龍蛇起陸邊疆多故事勢日危薦撫臣用邊將不聞趨拔傑特謀猷之士猶冀常躡格以徇已私然則必待天地反覆而後爲變耶國家之患莫大於養兵養兵則歛散之際爲弊不勝而不知所以愛民故野荒民散山川易位豈一日之積乎今邊塞討馬乞糧名爲軍放究其心有一毫爲國家實用者哉使歸謹勒手狀奉謝情悃縷縷未盡展布外連珠一帙幸賜采擇之不勝悚息

連珠 止存七首

蓋聞花本無心遇陽春而自發仙須有道能不老而長年是以呼吸玉和導摩金骨黃庭內境待琴心三疊之調白晝中天因鼎氣八成之運

蓋聞仙道通靈誰應無窮之變聖機入妙自生有穆之光是以河上仙公望青霄而鳳舉關門令尹觀紫氣而鸞翔超軼九埏噓呵八極

蓋聞道由悟入理絕言筌造化神機顯示金丹之奧旨乾坤妙用默流玉液之符符是以得道真仙撫塵寰而拍手知微老子對世景而忘心

蓋聞蓬萊隔弱水三千非飛仙不可到參圃在東溟萬里必羽化始能登是以方朔偷桃終離漢土之席安期啖棗偶經項藉之官一舉而黃鶴高翔再遊而桑田已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七

蓋聞嚴青異骨終古成仙子晉高才自應學道是以忠孝本飛昇之質聰明爲羽化之姿林甫欺君最犯道家之忌嵇康傲世亦無仙客之緣

蓋聞身上紫霄自解塵寰之阨骨凝乎水定超世界之迷光滿福堂香生壽域是以接輿嘆鳳及漢世而未衰李耳猶龍在堯天而已見

蓋聞天上長春花鳥徹四時而并麗山中不夜香燈連五緯以爭光是以賢聖希乎神仙愛道超魔拔難自開雲笈之書掃惡祛邪常吸日宮之藥

寄袁元峯書

曩歲辱令親攜書劄并以嘉貺慰存遷客於幽谷陰崖之中道誼懇篤至於今感之然知旌旆往來桑梓翱翔闕庭其視投荒之人

綿窺萬里者何如也僕抱憂憤之疾已入膏肓而世路辰光又更
感之往往感慨長號而不能已也士大夫誨我以譎隱道我以周
旋鍊以爲丈夫生世當盡忠伏義置此軀於六尺之外何所不可
乃泯泯默默束小人之態以乞哀於人耶况人生所志不同而死
生貴賤之有命乎夫楊李諸公此心無愧於天地特由其命之所
遭如此縉紳先生未可相視爲戒而直懷此凜凜耳人心若可泯
滅則天地將已窮乎吾惟竭臣子之心委順而已他違慮哉風便
附去手狀奉訊起居鴈翼北來時望德音關山愁寂無任戀戀

寄張兵憲書

昨因王家堡曾道一言於牛指揮以告下執事然此其一端僕之
區區則望羣公執事於此之時褰裳擣褐運尺寸之規而恢萬里
之度改尋常之轍而就千載之功也鍊不佞自上疏以來夙夜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六

礪未嘗一飯而忘君恩今邊境洶洶一髮之引千鈞不足爲喻矣
人言責不在汝何庸汝言似未足以解區區之憂者何則君父之
難切於肘腋而人臣回翔容與便已而後發其若此心何哉伏惟
下執事敦厚瑰梧秉心忠亮深惟國家之急精白光明萬夫瞻仰
此又僕之所傾心而向往者則區區之言縱欲不告於下執事而
不可得也今天下極弊大壞仰觀天文俯察人事非獨外患之殷
而內憂方切錢穀甲兵銷鑠已盡人心紀綱敗壞難言當此之時
必非拘攣常調所能轉移之者軍伍壞而後有家丁之設若家丁
之害又有甚於軍伍者倚勢恃強奪人田土侵人財貨至有白晝
淫人之妻女而莫之禁者頃生割百姓之首以報膚功實此輩爲
之况今給養之費數倍於軍伍則何必虛設此名以重地方之荼
毒乎此其弊起於文臣急功希賞弄機械以欺朝廷所宜亟去早

除以寬生民者去此而欲練兵選士莫如因土著之民行屯田之政僕常以其說聞於龍崗公此不可不告於下執事者夫後世之患在於兵農之分今日正坐受其弊矣苟執常泥故以爲成法之不可變則相胥以溺莫有恢復之時矣可勝嘆哉夫有土則有民無土而民不可使也有民則有兵無民而兵不可爲也莫非民則莫非兵何有兵少之憂莫非土則莫非民何有兵驕之患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而軒轅之爲井田管子之作內政蓋皆此意今不必奪彼與此又取紛紛但有田者捐其租無田者給與之閑田况百姓之心畏家丁之害甚於強敵常曰我輩居長邊方且知行伍能去此家丁寧自備衣糧以爲戰守下執事何不於民心之所欲爲者下令以約束之就其中選才力者立爲首領各令防守本土惟鄰近者有應援之義教以金鼓旌旗之節坐作進退之方一以

統十十以統百百以統千此自然之制也有鞍馬能戰陳者則多增田土以爲賞其遷叙也亦千而百百而十而一其不忠力者則奪之田土以爲罰上之使下下之事上各循其理而定矣此所謂義兵也或曰安得若是閑田而與之又有田而勿征其稅此得爲義乎鍊以爲邊塞之事與中原不同宣大之牧馬草場其地以數萬頃今皆荒蕪不使民得耕耨總副參遊而下所占以數萬頃計捐其子粒卽爲義兵矣宣大連年所壞堡塞以數千計其所遺田土亦以數萬頃計此皆可捐而與也且祖宗之法以宣大爲邊陲原無上供之稅胥吏之流專意舞文坐收其利何嘗不捐也况捐租之法獨行於邊陲而不行於中土曷爲非義乎又曰今敵騎日夕窺伺欲農民運番餉收穀粟而復爲之兵不已迂乎余曰民心樂種植而惡催科之擾憤凌蠹而懷擁護之心此其大情也乃

若散家丁而不調則無作踐之苦且省供給之煩又捐其稅糧增以田土償其舊所借貸必大歡悅敵至而勒兵拒戰彼自爲身家計矣奚俟迫促之乎故今未下而衆悅從兵不勞而食自足何者得其心故也昔荀卿論用兵之要莫先於附民趙充國破民零以屯田爲務此人情物理之至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非此之謂歟富戶買糧納草有官司奪其值而不償者萬口嗷嗷莫可云喻今任其所便急以開田償之亦權事之宜也不然彼等將欲逃匿更何以處之譬如家事爲不肖子弟所共分裂有克家者出而扶植之非獨振其家聲亦足以護持弟兄之過咎也其爲德業豈淺淺哉乃若沉吟猶豫拘文法而樂因循今日不發明日不行則土崩之患已在目前矣謹承使便敬勒手狀奉謝高情伏惟左右察其悃誠恕其顛直幸甚幸甚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二

寄唐荆川書

憶疇昔辱遊於陽羨之墅省記微旨教以挽弓當其時不識也別後幾二十年未由一晤而世路坎壈不出公之所議緬想英槩時時於夢中見之顧僕出關以來目覩世變大有傷心者恨不能會并於數千里之外與兄握手傾此緒談也頃燕峯使者之便敬修手狀奉訊外鄙作一帙幸賜覽削之

寄華鴻山先生書

往歲程侍御曾屬人轉致手書并以腆賜南向肅拜祇承數千里曠蕩之恩况在師門詎能不感激馳懸特卽具啓委謝不審曾入記室否自頃海宇多故數從人問訊台居然未有指陳邇聞蕩口舊業已做北人築爲堡落嗟乎此可以觀世變矣鍊從出塞更爲留意覽觀於治亂興衰之際只在人心人心流轉卽天道之所著

也然紆迴而考之天道其有定乎奸邪不久而覆矣夫子何憂焉
往歲漫爲拙藁一帙輒貢上乞賜筆以徵旨使放臣逐客猶得蒙
大道之餘將以授北方之學者無任瞻佇

寄馬孟河書

曩歲辱賜手翰龍蛇天矯暉映山谷此時以邊塞之地楮素不莊
不得卽具啓奉謝嗣得發則高君已行矣三月間小徒梅天俊應
貢入都城曾附致區區不知已達記室未也昨又聞軒車將還此
意云何於潔身之義高矣但念爲國無人此重可嘆也不肖投荒
以來竊憂海內多故兼以強敵久覬虛實日夕環伺長鈞巨索設
計非細當事之人雖亦吁嗟愁結然束手無爲而制禦之策邈乎
其不聞也其在下執事蓋必籌之稔矣不識何以解僕之憂心乎
風便附此并馳上鳴劍集一冊碧玉環一雙引區區諸惟亮原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寄張白河兵憲書

七月十一日敵騎入川離保安不一舍守備不在掌印無爲城中
之人莫不惶怖不得已率諸生數十百人同鄉中父老列行伍執
器械巡守城上晝夜不眠者九日此非宣大諸公之地方耶敵騎
方退家丁四出殺人報功希賞其害生靈傷國體甚矣此所謂有
忠邪而無貴賤之時也今強敵憑陵之後又不聞當路藁葬撫循
而急拘無罪之良民爲此施行其知緩急之序乎僕荷下執事之
明德居常感念之今日之言乃家謀而國計實不得已耳是故君
子作福於未萌銷禍於未形且惡不可長罪不可縱僕自讀書至
今未聞割人首領以報膚功者僕雖謫薄曩以言事而投邊陲蒙
朝廷待以不死縱不欲爲社稷之憂而身家之慮殆有不可已者
春首中路攻者四十八堡殺傷男女萬計今新城又壞十二堡矣

敵騎雖爲暫退坐謀擇肉環視無已况其鈎索梯衝之具無所不備而中國無一可恃者又兼有家丁之內亂切恐禍患不在於外侮而在於蕭牆也伏惟下執事忠智絕流不爲外議之所牽制轉禍以爲福因敢以爲功罪其渠魁剪其羽翼更能深謀遠算奇正變化颯舉而電發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使彼來不得以縱掠去不得以全歸非下執事其誰望之鍊也懷抱僕忠投荒待罪不能被髮入窮谷採薇而長往又豈忍坐視斯世哉所以目注視而耳傾聽無非此念也倘下執事見爲迂談加以姑息不重懲此腹心之害敵若再來人民不防外患而防家丁地方不戰而自破矣此所謂助敵以自滅可不爲之深慮乎下執事憂國家而勤社稷者必不憎僕之僭言也千萬亮察

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僕負罪於下執事久矣然自維此心以爲愛下執事者莫小子若也疇曩小兒在宣城又過辱盼睐之恩且非獨小兒也僕雖謏劣非不知隱默爲高而喋喋取人之憎惡顧時勢倒置已甚而權臣蒙蔽萬端私結黨羽而潛消國脈逆惡隱奸人所共覩然依阿者趨其勢容回者箝其舌紆迴晦日不惜綱常僕也落職投荒不量其力指明天地之大義以存民彝不效鮑焦負石投河此生尙在當烈烈轟轟以盡臣子之心不爲依阿臆腆束兒女子之態以邀富貴者况死生窮達之有命乎今使君之光明俊譽爲門下之所深羨多矣鍊叨年誼之雅承骨肉之愛實不容以不言之執事何不如韓延壽之故事斬邪魔於肘腋決贅疣於項領去舊更新以昭至誠則日月之光明如故矣頃里中應襲馮世勲一濯於枉法贓贖不完飲食不接彼其母子兄弟舉家五口皆溺於井鍊聞而

痛悼捐金以救免之使君明照覆盆之下寧當有此况有僕之所難言者乎今懷來之民被家丁之害籲天無路寃沉骨髓幸我明使君堂察草野之言深慮而熟圖之鍊誠痼愚不肯惜一身以爲萬民請命小兒在雲中旦夕還卽令走役於門下疏草初就筆削之鑿原之無任幸甚

寄李兵憲書

曩者軒車出新城不能追送念於今歉然深維明德盛誼佩服何已頃知旌麾已到陽和非惟慰答蒼生之望其不佞彌益忻忭數年以來鍊也不自揆量抱負杞人之憂語默動靜頗關世故以其愚億屢陳當塗反爲忤已然此是過信聖賢之罪實非矯佞至於人不相諒亦是所見不同時命不與付之自然何所怨尤乎今天人示譴內外艱危區區之言復稍有驗爲今之計惟有鞠躬盡瘁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五十一

三

其圖其後以報效朝廷其諸瑣瑣俱不足談惟望下執事恢宏謨畧轉禍爲福則鍊雖薄願聆德音故人之子邵某其父子皆風有壯猷非獨爲椒房紈綺子弟而已左右試垂察之則知其中之所存非僕之爲佞也邊鄙楮劄不恭伏祈亮察

寄周子書

日者辱惠手劄長篇累幅詞旨緣繆非篤誼至情何以有此服誦感荷至今靡諠不審卽辰起居何似僕之懷想丰采非得會并不能爲慰也僕自三月離保安入五臺愛其山川景物之勝聊寄跡以娛歲月所望高明不遺荒野伏劍來遊言叙夙昔如何如何頃聞敵騎漸入關內節鉞諸臣皆駐馬居庸未聞有出奇決勝之計以安廟社者鍊不勝憂憤風便慢啓附訊卽令小僮進京當願致悃悚不盡

寄蕭柱山書

客歲辱手書慰諭綢繆知念我之不忘也尋具啓答謝想已入覽
觀疇昔與兄之憂於海上者今一一有之良可慮也自我朝開拓
以來登萊至浙沿海築五十九城以爲守設衛置所間以烽燧大
率規模有類九邊之制今承平日久應廢而不存矣故倭寇之來
竟無阻隔長驅深入殘害生民爲今之計莫若練土著之兵使之
各相戰守然始練不可以應卒而調兵不可以持久事急則調之
勢緩則練之若調之者終不如練之者可久也且調兵一而當練
兵之費百養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練愈久則兵益精在
上無調遣之煩調愈簡則費益省在下無供給之累以其所費者
而練兵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法僕曾告邊
鎮諸公蓋嘗行之至今稱未便益不知江南之縉紳大夫亦計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五

此否耶夫地有南北法無定擬因時變通存乎人焉耳小兒歸令
奉訊起居千里關山應同戀戀

寄歐陽總兵書

日者辱軒車枉臨自顧菲薄無所效尺寸於麾下旦夕聞東西馳
報風塵之警不息未嘗不發憤悲歌仗劍自誓欲滅此朝食以報
朝廷若伏櫪之馬志在千里輒向風而長鳴也僕以爲士大夫見
目前世事坎壈動爲掣肘遂惑於運會之說因循畏縮不欲深圖
遠算竭忠盡瘁以先國家之急是豈臣子之心哉伏惟將軍瑰璋
絕倫忠勇冠世邊塞之士莫不伏軾而讚翼况不肖數數於冠裳
之末而素被盼睐之光者其思布誠悃於麾下良已久矣會僕久
有山中之遊不得勒寸楮以致區區至於今懷歎也邇來敵人之
勢有衝突而無止息士卒之弊多疲弱而少精強况兵不練而欲

其勇敵不制而欲其怯萬無是理也曩敵進懷來時連絡二百餘里時守備缺員城無主者僕用父老之哀告乃率諸生與閭閻之民列隊守城靜觀於麗譙之上夜至三鼓連營寂然但見牧馬嘶鳴野燒隱隱彼時誠得勇敢之士數十百人時鳴箛挾飛砲執器械受約束銜枚疾走潛入其營城頭鳴金鼓以震聲勢此不世之奇策也諸節鉞者計不出此拘泥成法不敢掉臂而促步按數萬甲兵坐視此輩連住十餘日曾不發一矢及其橐載而歸徒爾追送僕不能不憤鬱而扼腕也昔漢景帝時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衆騎欲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前往來到匈奴二里陣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一

三

令士皆縱馬臥會暮敵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余觀古名將如李廣亦已奇矣以廣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何啻不敵乎廣卒以其謀計令不敢擊而今之言兵者卒言敵人盛強非中國之師所能抗僕於李廣固戲歎而太息焉將軍誠肯設計以用奇不在兵之多寡也究古人之用心察敵人之形勢隨機而變化之使勳業茂著於當時功名昭爛於簡冊僕知今日之聲稱不獨擅於李廣而擅於將軍矣

答高子俊書

羈旅之人漂泊關河故人相念如君者海內所存其能幾何曩時董生出訪曾獲手劄并以腆賦頌季子用來又勞屬念且道足下高情懿誼僕何以當之顧世風塵相迫殊甚重辱詢問邊陲之事僕豈忍言之哉今邊事之壞自人心之壞始矣當事者不能務

宣教化倡忠義以回人心吾不知其危亡之日也縉紳大夫至於
市井黎庶各有成說定論膠固於心不可復解其端起於不知先
王之訓耳目所聞見互相漸習至於如此故世之人不復論是非
而專言利害僕謂其不明於利害之機也如欲宣教化倡忠義則
莫先於利害之實導之矣導之以利害之實是矣而覈核太過察
見淵魚則近於刑名操切孔明之所以不能興漢也何者風俗雖
薄而此心之不可泯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在上者導之以利在下者必以利而歸之凡有利於己者何
弗爲也在上者導之以義在下者必以義而歸之凡有義於己者
何弗至也今爲人上而導引之弗端欲人之回心嚮道也難矣不
先根本而務枝葉具文塞責玩愒時日未見其能澄流而清源者
此言雖見謂迂濶足下其潛思之不特邊鄙之當務而凡存心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美

家國者外此不能以致治平之化也風便漫附小敗退荒之物無
所遠將外奉去十三經註疏二篋用酬夙諾如得命駕千里之外
一爲傾倒此其感激又何殫言哉

答劉叅將書

日者行李過龍門辱車從枉惠勤篤匆匆據鞍別去不得一爲致
謝感愧之私耿耿至今自後卽有北路之警傳言令弟率衆當先
奮臂馳擊彼遂遁走僕聞而嘆之真男子也孰謂敵人猖獗而不
可制乎將軍有親兵若此何慮邊塵之不淨而勲業之不立耶雖
然僕所嬰心蚤夜不能釋然者爲敵人環視中原狡詐百出覬覦
之心無時而休今日殺人明日攻堡羽檄交馳歲無寧日今左右
任孤城之險當北面之衝與敵爲鄰時相戰鬪不可謂宴安無事
矣况邊事敗壞已極不可旦夕理料當此之時有官守者縱欲解

冠裳辭爵位高飛遠走以避禍亂殆不可得也况我等蒙荷朝廷曠蕩之恩不容一日而忘保護家國之計不可一時而怠此蓋臣子之心也伏惟將軍之忠勇追於古人計算超於儔等待人禮士意氣慨然守領諸校樂於爲用誠僕所願爲之依歸傾心而向往者竊恐左右戎事之倥偬不若僕燕觀之審也又承左右一日之愛苟有區區敢不爲將軍陳之邊鎮之兵素號雄強以宣大而較之獨石今光稱首但久失選練之道大都廢弛原額兵馬一萬有奇及今逃亾老死者應過其半軍雖缺而糧不除名雖存而實則廢執事及時汰其老弱取其壯強者以訓練之五人爲伍五伍成行分隊列長時爲宣諭使各相練習而爲聯屬之勢至於號令之時一人有功則五人俱賞而欲其同心一人失事則五人同罰而爲之連坐務令其一心一力以成戰守之功紀律嚴明而賞罰信

訓練精當而調度神勝在我矣老弱者令守城堡俱不可棄以原額缺員之糧加於選練之兵或爲犒賞之費則士卒莫不奮勇而效戰感恩而樂死矣北路邊荒地荒去京不遠敵騎旦發而夕至不乘此草枯水涸之時訓練蒐狩其成堵截之勢一時不戒而入於京師則傾覆之禍悔無及矣日前僕熟視長城雖有舊址然修補之故事近已俱廢高山一眺千里目前敵騎長驅竟無阻隔峰堠不明邊方大患士卒不練束手難爲更不預備早圖雖有善守而慣戰者恐措置之不及而決勝之無由也然城壘雖淹溝塹尙在能用奇設伏以計之猶勝長城之爲限耳僕自還至山中每憶邊民之苦時時爲之嗚咽彼中光景凄然蕭條萬狀黃沙連於漢壘弱草入於窮荒山無所產地無所生十里五里雖存堡落人雖稀少車馬斷絕曠騎成羣隱伏道左乘間而劫殺人民伺隙而搶

掠牛馬經過公役人人自危此蓋宣大要衢一旦若此日侵月削
患害如何不肖醉思而夢想不能不深憂而長嘆也頃以使旋謹
附手狀奉謝高情并舒此悃福幸惟左右採其芻蕘叅以謀畫試
而爲之未必非勝中之一算濟時之少助也外馳去新詞四首古
劍一匣希麾頌之不盡

寄邵大參書

日者辱華劄遠存兼以腆賤感念高誼如何可誼伏審卽辰道履
清安爲慰頃大同人過此具言西路人喪將官并失堡落不可勝
計世事可謂岌岌矣聞之嗚咽爲之短氣記憶執事疇曩之論時
時奉服不穀雖淪於草野顧此心此義未嘗羹墻忘於朝廷憂時
慨世之心展轉於懷惟有焚香籲天而已所冀高明賢哲不忘祖
宗百九十年涵濡之恩共竭驅馳之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爲也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首雲中有懷鬱結然不知何時奉晤以叙夙昔備寫野人之懷耳
使者行急率爾具狀種種惟私嗣當顯布

答江總制書

鍊也幽憂孤憤之士荷被明德之光待之以賓御厚幣卑禮狼屈
於衡廬而又溫顏和辭延訪再三使草莽之士遂忘其貧賤吐露
情實鍊也謏劣鄙陋何足以知邊事哉雖然嘗聞諸塞上老人之
言也今日時事大壞極弊若欲一一條貫而施行之如理亂絲未
有頭緒况敵已深入內地劫掠城堡危亡旦夕設或秋高馬肥一
日望風長驅土大夫雖欲優游樽俎之間以養縉紳之雅望何可
復得危乎哉危乎哉厝火積薪之下曾不足以喻其急矣當此至
急之時而官府有餘閒士卒有餘力田野有餘智混淆風聲掩飾
大害此自斃之道也記曰議論詳審則利害之機決憲令嚴肅則

戰守之道明今之卒伍非但疲弱貪夫庸將薰染成風其心術大壞譬如牙胥之不可責其廉潔娼家之不可導以死節也誠能一朝議成著爲憲令舉明忠義之道風於四方示之以利害道之以悃誠使諸節仗慨慷輕生敢鬪之士朝至者朝入夕至者夕入我牒於幕府其有富民大賈能自備衣糧車馬者度其才能假以權職有十家之產者則爲十夫之長百家之產者則爲百夫之長用其人不煩其役量其力不竭其才此所謂土著之兵忠義之士也義兵者以義救其鄉以義救其國因使明智勇敢之人朝夕訓練務導以廉恥誘掖獎勵俾貪夫庸將亦有所奮發而興起若張巡許遠食盡羅雀徒以忠義激發士卒之心猶能抗強敵於旬月之間况今日百姓之心皆知邊陲之患猖獗而不可遏痛心切齒欲制挺以撻南向之鋒不可得也耶爲上者誠有以倡率而利導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五

誰不回心響應易趨樂從然有陳牒願自效者非必盡爲忠憤激烈類多徇利而動不可拒之也稱其才之大小各有所用使之聞風而希冀焉俟兵成勢治而後決擇嚴其禁令無使擾害於地方或有恃強凌弱假勢欺衆者重懲以示標準否則復若家丁之爲害矣更亦何益乃今不招徠之他策無可議者今日邊陲之在下執事之指掌向來諸公往往牽制謂運會之衰不得自由也此皆非英豪傑特之言運會非臣子所知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慮吾懸權三鎮之中苟明目張膽勵精王國盡臣子之分誰能嘗之者惟忠誠之不烈故邪佞得牽焉每以爲不能自由所以徘徊顧望冀於一朝遷徙而脫其禍此衆人之心也士大夫相視嗤嗤武夫戰卒不知性命之理顧瞻利害而躬自蹈之此何理哉假令我六尺之軀當已長生不死吾自愛之然身履不忠不孝而牽制

於權奸未有能獲福於天者今下執事不鄙於草野之人諄諄下問知超越於羣公久矣然此理之不照察亦未有能成今日之事者不肖之必爲此言亦誠有所不得已也不然今日之事難行我則曰內閣之由他日邊事掣肘禍之旣及彼則曰總督之罪也張李諸公得以不免哉彼非慷慨激烈之士而至於此則牽制之道果不足由矣鄭把總還謹勒手狀奉展區區附上兵說八十一首下執事不妨燕閒幸賜覽之一得之愚可採焉意切言慙不知狂妄之爲罪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三

